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紀一百四十四

起開禧元年正月盡開禧二年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庚子帝以衢州措置會子比

佗州稽緩提刑趙彥端特降兩官曾懷言賞信罰必要

當如此帝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

下也己酉詔曰已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就茅灘合

教諸軍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會如待客之禮

可專制下王友直毋令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交

趾入貢帝嘉之尋詔賜國名安南以南平王李天祚爲

安南國王

按黑安南之封宋史倫正月聖政草倫二月蓋以正月入貢二月始賜國名封王爵也今

連書

二月戊午朔江西安撫司上言準紹興三十年

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

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將官諸州教閱乾道新法按閱條

內不曾修立宜令敕令所修立成法帝曰諸路揀中禁

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例當坐其

罪 辛酉籍平江府將魏壽卿家產以其知無爲軍巢

縣移易軍錢入已也 壬戌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

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瑋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 庚午金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爲太保致仕 廷議欲以沿海制置司幹常使臣員闕改伦文臣幹辦公事以曹冠充以冠前有差遣屢經駁繳帝頗憐之也 帝曰此卻不可古者爲官擇人未嘗爲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爲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癸酉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文薨先是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載未有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歿不知其所言其

後帝大閱見軍皆少壯嘆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
尋贈太傅諡忠肅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佞名色
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爲名多僭請受并假官權攝
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僭請
蠲財困民其令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辛巳爲郭浩立
廟於金州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鐵垛蓮
赴內教 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日上下之分未嚴二曰
義利之說未明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
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
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隄以

資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居官思職義也背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旣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授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一浙西漕帥言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帝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爲百姓爾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爲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丙申以參知政事鄭聞爲資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甲辰金

主更名雍詔中外金完顏璋之獲罪也羣臣紛議謂
午年必用兵金主以問宰相赫舍哩良弼對曰太祖以
甲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
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因遣刑部尚書梁肅
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
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
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例引見
輒令迫取于館姪國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
癸丑肅入見帝仍立按國書肅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
以肅爲執政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

自此輕我矣乃止 建隆以來因唐舊制分別流品不
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
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賊及流外納粟尤不
使汙士流蓋不特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
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
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
分左右至犯賊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紹聖以
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
行之是趙善俊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
去從之 丙辰太白歲星竝見經天 是春言者論淮

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爲大言備位無補欲爲脫身之計遂請分間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墾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爲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旣罷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

戊辰金有事於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 乙亥金主謂太子諸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致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太子對曰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常棣
花萼相依存令急難之義爲文見意以誠兄弟焉已
卯以姚憲參知政事戶部尚書葉衡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金以樞密副使岡克坦

舊倫徒
卑今改

克寧兼大興尹

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
字子連孟字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
自字棣華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 是月命工部尚書張子顏等如金報聘仍
請改受書之儀金主與大臣議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
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奏表爲書爲賜亦多矣今又乞免

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

知政事伊喇

舊俗移刺今改

道從良弼議右丞相石琚右丞唐

古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金主謂琚等曰卿

等所議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亦從之乎遂從良弼議

答書責以定分其授受禮儀仍不改 六月甲午金主

如金蓮川 丙申臣僚言伏見六部及諸寺監官同其

討論勘當文字多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

請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帝曰此用西漢故事甚

爲得體 己亥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寄於牧守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

後力行牧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甲寅著
伦郎木待問言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陛下涵養伦成
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改帝曰當如卿言必見
之賞罰使之懲戒六月丙辰朔詔以王友直吳挺持
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御宿弊頓除可竝與建節鉞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
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戊午詔曰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
求換易比來約束寢弛日益奔競今後可依已降指揮
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黜降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罷半

月出門一以興州都統制吳挺爲定江軍節度使、癸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 戊寅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謫大理杌究無實乃貶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參知政事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甲申落職與祠以葉衡參知政事 是月詔議祫祭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前代七廟異宮祫祭則太祖東嚮紹興五年董弁建議請正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祭則東嚮下侍從臺諫集議旣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

近李先哲質到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
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穀楊晨莊必強李弼
直皆以其義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倫監丞奏陳
益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
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
竝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
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堯堯皇帝漢以爲然
卽擢董弁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沛爲諫議大
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裕饗虛東嚮今
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

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
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
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
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
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
前日王普旣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
廟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
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
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旋別建四祖廟正太

祖東嚮之位從禮部侍郎李燾議也 秋七月丁亥復
以鄭聞爲參知政事罷四川宣撫使以成都府路安撫
使薛良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戊子詔曰朕惟天下
治亂繫乎風俗之媿惡風俗媿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
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
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
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戢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
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
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
致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爲朕察郡邑廉吏來

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譽應詔
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無貸
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甲午有司言

乾道元年災傷倚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年爲始倫
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倫兩年帶納帝曰旣是災傷
卽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與蠲放 丁酉詔罷諸路
州縣市令司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竝依民間市價
支錢不得科抑減尅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州
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人詔四川安撫制置
司下都統司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

之家守臣胡與可躬親巡問旣聞被水貧乏者六百餘家于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仍許於沿江地指射蓋屋 戊申江東提舉潘旬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割下諸路依此具聞 已酉姚憲貴南康軍居住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張說罷以徽猷閣學士楊傑簽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以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 庚辰帝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明

具資格待朕處置 壬午帝諭宰執曰朕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爲之去畱惟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爲姦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又曰繇之爲人初不害禹之成功楊倓曰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九月乙酉朔以曾覲開府儀同三司 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帝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酒樂甚太上年將七十步履飲食如壯年每侍太上行苑囿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回顧皇太子侍側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稱賀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上

供米斛逐年已減放外今年雖豐尚慮民力未甦所有
第四等五等人戶合納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
乙未淮東安撫司奏權場安靜楊俛因言金主本無
佗其臣下或妄生事帝曰不可以此爲喜於理固當安
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 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貞
觀諫錄帝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爲
規鑒 丁未以張薦受賄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
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
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
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

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閣門祇候劉士良降授保義

郎竝放罷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

追三官 冬十月乙卯朔金圖畫功臣於衍慶宮金主

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二十

一人圖畫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杲金源郡

王薩哈舊倫撒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

弼金源郡王寶布納舊倫習不金源郡王鄂囉舊倫幹

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洛索舊倫婁楚王宗雄魯王

棟摩舊倫圖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倫鋌木隨國公鄂蘭

哈瑪爾舊倫阿離金源郡王實古訥豫國公富嘉努舊

合懋今改

滿家奴
今改

金源郡王杲充國公劉彥宗特進鄂嚕哈齊齊

國公韓企先特進迪實

欽異宗幹於大定二十一年去
帝號則十四年圖畫功臣不應

稱爲遼王也豈當時仍帝制而後來改正史從
其後而書之乎紀傳俱未詳言今姑仍其舊

壬戌

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授賂之人因事敗露有

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倫行遣 癸亥以積雨命中外

決繫囚 丙寅參知政事鄭聞薨 戊辰命紹興府上

供米與調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縣旱傷故也 壬午

皇于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愷在治二十年甚有

恩惠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楊倓言近因

奏事論及時政蒙諭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

百餘年來嘗患敵國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爲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抹正之聖謨切中時宜望宣付史館從之

戊戌以禮部侍郎龔茂良參知政事

政異聖政章倫甲辰今從宋史楊

俛罷以葉衡兼權知樞密院事甲辰帝召衡及茂良賜坐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帝復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其輔贊彌縫不見於外所以能然衡曰舉陶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

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當使迹見於外 金主諭尚倉局使曰大官之倉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徒爲虛費自今進可口者數品而已 丙午曾懷罷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戊申以葉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衡由知縣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已酉著伦佐郎鄭僑言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帝曰自太宗眞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爲畱意 壬子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請嚴行禁約帝語葉衡冀

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卻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請朝廷嚴行禁約事體不順乃詔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尚書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以鹽官縣旱減放苗租 丙寅罷鐵錢改鑄銅錢 壬申葉衡等上真宗玉牒 以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沈夏加大學士爲四川宣撫使新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管內制置使 戊寅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守道爲右丞相樞密副使圖克坦志寧爲平章政事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

朝廷則常量人才以擢用在選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
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
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
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魯者之患在於用例
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
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
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
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佗條
目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
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

悟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是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春正月辛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

擅改堂除克家落觀文殿學士懷降觀文殿學士甲

午廢同安勦春監庚戌籍諸軍子弟爲背嵬軍二

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

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何澹試館職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今不復有所

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帝曰恐
所言有可采者不欲遺之既而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
見選人改官於進卷內具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
卽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
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壬子朔淮東西兩
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帝曰綱運旣以會子
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關少葉衡龔茂良對曰緣朝廷以
金銀換收會子椿管不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
以思用會子帝曰更思所以闕用之因衡復言戶部歲
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

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帝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已而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取換銅錢已支絕會子請再給降帝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曰聞得商旅往來貿易僅用會子一爲免商稅二爲省腳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帝令應副因宣諭曰卿等講究本末思爲善後之計乙卯賜禮部進士詹騏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及第出身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以談兵爲諱帝

覽對不悅寘之第五等 是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
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命江州都統皇甫偁招之旋命
鄂州都統李川調兵討捕 五月己丑詔知縣以三年
爲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
堂帝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
也葉衡對曰正爲聖君不常有如周八百年所稱極治
者成康而已帝曰朕常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
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眞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爲戒衡
等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龜鑑誠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帝又曰陸贄之於唐德宗不爲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

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良曰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須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爲黨衡等曰陛下聖明英武誠非文宗可比帝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絃皆起謝帝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好唱爲清議之說此語一出恐

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騷騷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漢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可書諸紳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摯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日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帝淡然之 諭宰相以朝廷闕失士民皆得獻言 六月庚戌朔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陛下憂勤萬

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臣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竝以舊官歸班惟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以爲差等任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爲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帝渙然之遂詔自今宰臣侍從除

外任者非有功績並不除職在朝久者特與轉官其外
任人非有勞效亦不除授于是曾逮以權工部侍郎出
知秀州不帶職用新制也 辛酉罷四川宣撫復制置
使湯邦彥論西蜀復置宣撫應于舊屬場務悉還軍中
又除統制司赴宣司審察外其餘皆俾都統自差是與
其名奪其實與其名則前日體貌如故奪其實則前日
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爲如故之體貌是必上下皆
惡軍帥不睦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帝納其言于是沈
夏以同知樞密院事召還朝而宣撫司遂罷 茶寇勢
日熾江西總管賈和仲擊之爲其所敗詔以倉部郎中

辛棄疾爲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用葉衡之薦也

湯邦彥言蔣芾王炎始皆言誓死效力以報君父及得權位懷私失職漢負使令又劾張說姦賊丁卯落芾炎觀文殿學士芾建昌軍炎袁州居住說落節度使撫州居住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秋七月乙未帝謂宰臣曰會子通行民間銅錢日多可喜葉衡言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帝曰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徐議辛丑有星孛於西方丁未帝諭葉衡等曰賈和仲合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冒用命

今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恐將士臨敵退縮耳八月
丙辰和仲除名編管賀州 丁卯謁湖南江西被寇州
縣租稅 甲戌廣西經畧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
不足近年復行官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
而諸郡之窘猶在蓋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
使之自運除腳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
分爲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旣微是致
無力盡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以爲
寄椿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
豈係其無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

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爲久遠之計旣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丁丑遣湯邦彥使金帝嘗諭執政選使請河南陵寢地葉衡言邦彥有口辨故使之 九月乙卯朔詔揚廬荆南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視其成以議誅賞從湯邦彥之請也 辛卯高麗西京畱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尋伏誅 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 乙未葉衡罷時湯邦彥奉使

入辭恨衡擠已因奏衡有訕上語帝大怒罷知建寧府
丁酉知荆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陳法出於武
侯嘗因陞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
以七十五人爲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
兵分爲七軍每軍旗幟各別色號置造兵器俟今冬躬
自教習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
可以成六花陳今荆南府差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
沿習軍中之法請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卻差荆南將
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
獨員事皆不侵帝曰朕以未得其人故遲之因泛論中

外臣僚帝曰爲宰臣須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對曰坤
之六二乃大臣爰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
德須大乃能有容帝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曰後之
爲輔臣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帝曰士大
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正路便有此病茂良曰
秦誓言有容及媚疾蘇軾爲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
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帝曰然又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
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
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具
選辟并體量見任人委實癯老及不堪倚仗者竝申制

置司申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遺賞令
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
大奏也 丁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
進封豐國公 閏月己酉朔金定應禁弓箭刀槍之制
惟品官之家奴及客旅等許帶弓箭 金主謂左丞相
赫舍哩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
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爲務是豈忠臣之
道耶 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
部郡縣豐歉如有合賑糶賑給卽約度所用及見管米
斛或有缺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仍於九月

初旬條具奏聞 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武靈時
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爲政不務遠圖止以
苛刻爲事海陵爲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
賣直取死得爲能乎未幾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
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
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
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
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
佗更不決杖不報 辛酉浙東提刑徐本中言近者州

郡率用私意要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
移邑之郡或以佗官而兼攝或以卑官而任重往往辭
煩就捨簡薄從厚請求僥覲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寢亂
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金詔百官儒人所服紅紫改爲
黑紫 壬戌詔浙東提舉監司體訪浙西提舉薛元鼎
措置印給亭戶納鹽手歷式樣將合支本錢盡數稱下
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鼎印給手歷徧給亭戶令
賫歷就稱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 丁卯以浙東
旱傷令轉運提舉興修水利 辛未淮南轉運司請濠
州鍾離定遠巡檢耿成令再任帝曰祖宗成法惟監司

及治邇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 甲戌金主命年老者無注縣令若老而任政擇壯者佐之 是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遂上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等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竝緣科歛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邦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剗

盤費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
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
元元爲意帝獎諭之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
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租額 賞平茶寇功湖南
江西廣東監帥黜陟有差 壬午加上德壽宮尊號曰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太上皇帝壽
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乙未金主冬獵 壬寅帝諭
執政曰李川按劾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
喜風俗委靡務爲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
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與復元官

更轉一官 丁未金主還都 十一月庚戌麗正門火

初金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穆敦

舊作穆敦毛得今改

之子殺

其妻而逃金主命捕之至是梁國公主請赦之金主謂
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尙可恕穆敦請托至此
豈可貸宥不許 時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
肥訓練李彥穎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
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
先失業矣帝佗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
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
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 戊午提點

坑冶王楫乞進寬剩錢以裨慶資帝曰此不可受令就
本處椿管制造軍器 癸亥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計錄
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
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倣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
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
視爲文具請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
稽攷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知靜江府張栻奏保伍之
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
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行於一路請下有司攷訂斟酌
申嚴而行之帝曰張栻頗畱意職事栻尋又奏本路備

邕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羅甸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則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南方久遠之蔽乞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 已已提舉江東潘甸提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

府陳峴言修治陂塘事帝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修築滅裂卽是元申失寶江東被傷分數尤甚潘旬特降一官落職葉翦降兩官陳峴一官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 十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令閣門彈劾 甲午行上皇慶壽禮以太上皇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更定強盜賊法比舊

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提領左藏封樁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樁上下四庫併爲二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樁爲名將兩處錢物各行就便對兌竝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合千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樁庫對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變廣龔茂良言朝廷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摺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爲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缺不過二百萬緡至

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卻有增收羨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帝感悟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神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平四年三月盡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楫爲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緡爲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聖祖皇帝親耕藉田於東郊之先農壇以勸農桑之務

宋紀一百四十五

起柔兆訥灘正月盡彊圉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

半賑淮東饑仍命賑貧民種金亦以是日免去年被水

旱路分租稅

甲子金詔宗屬未附玉牒者竝與編次

丙寅金主與親王宰執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

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
不知書然其察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
義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
之舊風不可忘也 戊辰金宮中火 二月辛巳帝閱
兩浙福建土兵帝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
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
烏珠南下陳思恭邀截於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
烏珠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今次州郡起
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及時遣歸更加激犒它時調發
必易集也 甲申賜韓世忠謚忠武 庚寅金潘王妃

國克坦氏以姦伏誅妃平章政事克寧之女也克寧坐是罷端明殿學士汪應辰卒應辰接物溫遜而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七年秦檜死始還朝正直敢言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爲金萬春節改明日朝

賀

戒異宋史倫陰雲不見今從金史

戊申金臨潢雨土辛亥進上

皇日歷戊午金主御廣仁殿太子親王皆侍金主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以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尙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夏四月戊寅四川總領所請再偕四路職田租課十年充揀汰人請給帝曰昨偕諸路職田

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豈可再偕龔茂良李彥穎曰
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偕帝曰卿等可契勘別撥其職
田優與給還 龔茂良等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荐
與監司郡守指揮帝曰荐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托
卻長奔走之風茂良等言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
法久亦不免於弊今陛下旣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荐舉
何由知之帝曰若令雜舉則須眾論僉允庶幾近公況
又經中書攷察而後除授亦足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
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
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 辛巳兩浙運判吳淵請諸

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龔茂良等言近年
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帝曰
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旣爲漕臣自當覺察奏劾
重伦行遣靖州徭寇邊遣兵討捕之丙戌金京府
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戊子金制商
賈舟車不得用馬金以東京留守崇尹爲樞密副使
己丑葉衡責居郴州以言者追論其沈湎于酒徇私
背公也壬寅金主如金蓮川初湯彥邦敢爲大言
虞允文漢器之允文出爲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
文歿邦彥還朝上亦喜其敢言旣以荐充申議使使金

求陵寢地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來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及還
帝大怒詔流新州帝諭宰臣曰敵人既不受本朝禮幣
邦彥乃受敵人所賜辭受之際理亦易曉乃不顧名節
辱命如此邦彥既斥不復用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
道泛使矣攷異京口耆舊傳邦彥擢左司諫兼侍講論
國志若金石是邦彥以言事爲孝宗所獎也朱史李彥
穎傳云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
言邦彥輕脫必誤國它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
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中議國信使洎
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是邦彥之出使由
於冀幸集事也葉衡傳云上諭執政遷使求河南衡荐
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懼衡擠已是那彥之
使金爲衡所擠也三傳互異徐氏後編專以葉衡傳爲

據今參
前書之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五月戊申

權知隆興府呂企中上言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僭
印記愠怒形於公移龔茂良等言祖宗朝分道置帥以
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
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帝曰祖宗立法
具有深意卓降一官 金南京官殿火畱守轉運兩司
官皆抵罪 癸亥王淮言步軍司宜相度牧馬帝曰前
日朕戒牧馬官以牧馬當如愛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
節若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但馬不能言耳龔茂
良曰陛下曲盡物情仁不可勝用矣 帝以張默爲秀

王夫人之親欲與一派差監當龔茂良言近制惟宗室
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帝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
勿行遂除國子監書庫官 金翰林學士圖克坦子溫
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
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溫特赫吉達舊倫
罕諦達教以古書習倫詩策 癸丑合利州東西路爲
一 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 是月以柴瑾爲
殿中侍御史瑾入對帝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沽虛額
錢四十七萬餘緡請自淳熙三年爲始減放詔以湖廣

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 甲午龔茂良言近奉詔獎用
廉退之士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詔除祕
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乃蒙進擢力辭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再辭卽命主管沖祐觀 帝
謂執政曰魏掞之安在龔茂良等言已物故帝曰其人
直諫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
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肝膽非矯僞
爲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掞之時鑑爲太學正遂
命召試又曰掞之雖死宜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祕
閣 除呂祖謙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以修撰李燾荐

重修徽宗實錄也 是月金山東兩路蝗 秋七月壬

子金夏津縣令伊喇珊珠坐贓伏誅 乙丑禁浙西園

田 是月以鄭鑑爲校書郎帝語執政曰鑑試館職議

論切直可取除校書郎以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

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琪琪時知建康府以

江東荒歉賑濟有方也 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

院事禮部尙書趙雄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立貴妃謝

氏爲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冒其姓及長選入

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

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遂復姓 先是詔御

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各進二官 戊戌靖州猺寇平 九月乙巳金主還都 己酉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爲緩急之備癸丑又諭之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爲收葬 癸丑侍讀周必大進讀三朝寶訓至眞宗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帝曰於所不聞之處尤當畱意是月召宰執宣示中官穉衣帝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龔茂良等曰不因宣諭無由

得知支用之儉帝曰朕安肯安有所費因問近來風俗奢侈如何對曰輦轂下似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帝曰革弊當自宮禁始茂良等復言仁宗嘗以南海沒入大珠賜溫成皇后后時爲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翦牡丹徧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頓減帝聞之甚喜提舉王隆萬壽觀李浩卒浩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取忌於眾帝察其衷始終全之爲大郡

廉潔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八事其畧曰陛下求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惜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尙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儉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帝嘉其直諫云 初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爲淮東總領龔茂良問戶部歲撥有浮額總領悉充餽遺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伦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驅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於朝廷茂良請并令萬等驅磨而近習恐賕賂事覺極力

抹之茂良不顧旣而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以問其事中止俄中旨召良臣赴闕漸見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厯所收已行改正故延年萬竝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舉後得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梶株盤結一時不能改云 是秋彭州奏本州三縣詔減課額民間佗佛會以報上恩請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帝勿許令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謁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懽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

也龔茂良言陛下躬行節儉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
未能去爾帝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曰
如茶鹽榷酤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
爲江浙數路之害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疆則
輕徭薄賦且有日矣帝曰然 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
丙子御文德殿冊皇后帝嘗與侍臣言及中官儉德得
恩數平居常服澣濯之衣宰執聞之進言中官儉德見
陛下齊家之效帝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不及
龔茂良對曰國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
相承淡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

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
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彊大藩鎮跋扈本朝皆
無之可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帝曰然大抵治體
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
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
爲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 乙酉命臨安守臣禁踰

侈

攷異宋史紀倫丁丑今從宋史全文倫乙酉

帝曰今日習爲奢侈者在民

間絕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

犯取旨重倫施行

庚寅罷鬻爵之令

攷異宋史孝宗紀倫庚辰詔非

歎歲不許鬻爵今從宋史全文倫庚寅

詔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

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
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眾聽取旨補官其餘一
切住罷 丁酉吳淵言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
帝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今後痛加撙節
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掊斂惟先能節用卽年例違
法妄取之數可以調減少寬民力 庚子帝謂宰臣曰
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
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
三詳熟思慮方爲盡善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
無以取信於天下比來甚悔也 十一月壬寅朔金參

知政事王蔚罷 癸丑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 建康
都統制郭剛言車船多壞損合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
船帝曰車船古之艤衝卒已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
郭綱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卽修葺不得擅有更
易其多槳船止許逐軍自行剗造不得充新管車船數
庚申金以吏部尙書張汝弼爲參知政事汝弼元妃
之弟也 十二月壬申朔金詔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
注縣今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別無負犯贓染
追奪僂與縣令 丙子金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
濟 金主諭宰臣曰凡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

行不爲奏問改正朕以萬幾之煩豈無一失卿等但言
之朕當更改不可吝也 乙酉龔茂良等言昨者中官
奏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尙餘一十八人更請裁
減八人臣等檢紹興三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
三十人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佗十八人比舊例
幾鑄其半皇后仍謙冲辭免以中官之貴而猶務節約
則爲臣下者當如何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
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
之源從之 己丑黎州蠻寇邊官軍失利蠻亦遁去
是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

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
郡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旌斬州黃梅縣方甫
門問以三世同居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 減徽州
稅絹額

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丙午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

帶乃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
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卻之豈禮體耶 戊申詔自

今內外諸軍歲一閱試 金於衍慶宮西建世祖神御

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 金主欲徙幹罕舊倫窩遺

黨散置之遼東赫舍哩良弼曰此輩已經赦宥徙之恐

生怨望金主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遂徙之。一庚申詔沿江諸軍歲再習水戰。壬戌金主以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歿者並釋爲良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於廣寧河南舊塋其後復詔天水郡王親屬於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爲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附之。丁卯行淳熙歷祕書省言昨爲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會不密令太史局別造新歷今來測驗新歷稍密帝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其以

淳熙爲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日國家大政如兩
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匹不止兩匹自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
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
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畱州畱州所餘則均
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謁於民朝廷不利其
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整齊
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
爲出歲攷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
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

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帝曰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可
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
倣而行之尋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赴秀州依此將錢
絹米斛等數具帳問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
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
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收到錢物竝條具上
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
差官過半年一次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本司按劾
其它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二月帝將幸太學臣
寮言祖宗朝幸學皆命儒臣講經帝曰易詩書累朝皆

曾講如禮記中庸篇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最關治道前此卻不曾講龔茂良等曰此於治道包括無遺聖學高明深得其要 太宗正丞劉溥言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之龔茂良李彥穎曰往年諫官曾論其事方施行問戶部長貳執奏不行今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申前說拘回錄黃其說謂遞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及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闕誤帝曰旣違法病民朝廷須別法處置安可置而不問茂良等因言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偕六十六萬緡應付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措還今若移此六十

萬曆於四月五月支脩則戶部自無闕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帝曰知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卻得民力稍寬於公私俱優於是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管依條隄催理如有違例監司覺察按劾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者掊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掊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令所屬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爲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請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

毋得措克以竭人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
殘民之生從之 乙亥幸太學

攷異聖政草倫
乙酉今從宋史

釋菜於

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朝三品服遂幸武
學著伦郎傅伯壽上言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
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
其詐殺已降以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渙矣
太上紹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
勛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
翦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
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辨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於齊吳

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爲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邊陲之裔或屈節僭僞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錄若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有漢之傳功在晉則有祖逖謝安在唐則王忠嗣張巡忠義謀畧卓然冠於一時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以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

知朝廷激義勇而尙忠烈起居郎錢良臣亦請取建隆
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 幸秘書省賜省官
讌 己卯詔諸軍毋以未補官人任軍職 己丑知臨
安府趙潘老進兩學修造圖於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
御書石經帝曰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光
堯御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龔茂良等曰自古帝
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
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壬辰太常少
卿顏度言籍田合得千畝自紹興十五年給到五百七
十餘畝以備親耕續因玉津園等題占撥目卽祇二百

餘畝今又踏逐御路將來或舉行典禮委是窄狹帝曰御路止是時暫經由可將見管步畝專充籍田它司不得親占其後籍田令趙監言御路係在二百一十畝之內請依舊令人佃種從之 癸巳知福州陳俊卿乞宮觀帝曰前宰執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爲念如俊卿在福州劉珙在建康於職事極畱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可令學士院降詔不允 戊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質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四川總領所乞降度牒措置備過糞茂良言四川降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萬餘不惟失丁口爲異時患官賣不行必至

押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請不須更降 召史浩於
明州三月乙巳以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
侍讀時龔茂良以參知政事行宰相事因求去帝曰朕
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 丙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
於常年緣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舒得從事於耕
帝曰免和糴一年民間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
也王淮曰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繫之請盡免蜀中和
糴一年爲惠尤廣 己酉龔茂良等上仁宗玉牒徽宗
實錄皇帝玉牒 編修官呂祖謙上言曰陛下以大臣
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事務而行有司之

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
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
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揮而伸縮之耶陛下
於左右苟玩而弗慮則聲勢寢長趨附寢多過咎寢積
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
而益肆詆誹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
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
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怠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
怠壅蔽之萌旋遷著伦郎卽以疾請祠歸 辛亥金免
河北七路去年旱蝗租稅賑東京三路金主謂赫舍哩

良弼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三年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民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事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今地狹民眾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眾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金主淡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壬子貸隨郢二州饑民米 甲寅修韶州城 辛酉楚州捕賊賞內隨從捕獲者請支錢三十貫 帝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曰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若隨從者支五十貫亦不足惜但喜者不過被賞數厚而不平者千萬人也帝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

與人官齋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乙丑金尙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金主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卽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既不給可於隣道取之以濟自今當預備以爲常司諫蕭燧請節浮費戊辰戶部具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言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寶元慶歷故事命臺諫同戶部詳定帝曰今

日用度多費於養兵朕常覽戶部所具支費可裁節者
不過數千緡無使臺諫論議果有節省件目卿等可自
奏陳 是春閣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
之大利害不在於据摭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
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
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一陷譏議遂爲廢人急緩之
際欲人爲用無復有矣神宗以程顥爲御史顥曰使臣
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以沾直名
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劉安世嘗言祖宗之
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

故而輟壞人材乞令刻之御史臺諫院永爲臺諫官之戒帝潏然之 夏四月戊寅金主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明安穆昆當太祖創業之際皆勤勞有功其世襲之官不宜以小罪奪免 曾覲用事欲以文資錄其孫龔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繳進茂良入堂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上言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慙退帝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衙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光祖輩下臨安府捷之詔

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 五月癸卯
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侯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
料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剋除帝曰蜀
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剝可令契勘 金主如姚卹
旋閣七品以下官及宗室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
已酉宗正少卿程叔達請宣示敬天圖帝顧左右取圖
至叔達進觀帝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
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竝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
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敬所致尤當以爲法叔達曰此聖德所由日新也 甲

予盱眙軍報淮北多蝗淮南徭仍歲豐稅帝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實卻恥言之王淮等曰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帝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知之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何哉（發墨）孝宗百畝之喻宋史載在趙雄傳薛氏通鑑（徐氏後編俱載在三年）據聖政革則係四年論廷臣非因趙雄論事而及也今改正

戶部員外郎謝廓然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廓然曾觀之黨也命內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不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六月丁丑龔茂良罷謝廓然甫入臺卽劾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觀直省官而林光朝與茂良同里光朝旣去茂良引疾求罷帝曰朕不忘卿俟議恢復鄉當再來因出知建康府卽令內殿奏事茂良手疏六事曰天意曰人事曰賦財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攷異〕宋史龔茂良傳不載手疏六事之目今從聖政草書之傳又云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曾觀密令人教其言恢復必再畱茂良信之後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茂爲之狀息云案存其事目則茂良之意已見不待引朱子言爲證

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謝廓然言自龔茂良

擅權植黨故朝廷朋比之習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求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從之 金主謂宰

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或不當卿等當執奏毋爲面從成朕之失 癸未升蜀州爲崇慶府 甲

申詔三省樞密院所得之旨朝退卽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施行猶以龔茂良爲矯旨也自是每奏用人復以黃紙貼簽封入或有改易遂爲故事 是夏東宮官請

增讀范祖禹唐鑑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請
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攷察守倅見
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請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
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
任帝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波濤可令二廣帥臣監
司限兩月體訪所部守臣臧否 己酉詔文宣王
從祀去王雱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時內批屢出以閣門舍人
黃夷行與郡守趙雄等言其資歷尙淺帝曰須用資歷
庶免人言辛亥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

特與再任雄曰守忠係潛邸祇應卽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帝曰如此則難行雄曰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帝曰不若且已雄曰潛底舊恩不可假以添差臣下何敢用私帝曰不如此則法不行王子金尙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金主問如何運致宰臣不能對金主曰朕每退朝畱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細務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謝廓然復論龔茂良四罪言茂良行宰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過防利害必遭譏罵陸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其可誅一也陛下

孝誠篤至兩宮上壽與冊立中宮駕幸二學皆斷自聖
心茂良乃自謂出其建明誕謾如此可誅二也以已所
言駕爲天語掠聖訓爲已言可誅三也其薦察官以妻
黨林處爲首擬除後省則用鄉人林光朝可誅四也癸
丑茂良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
皆曾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竄逐大臣士
多側目重足矣 甲寅郭剛申權統領陳鏜乞落權字
趙雄言在外諸軍統領卻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
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帝曰善雄又曰昨聞王友直言
須從訓練官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皆得人臣

答之云惟將帥體國者乃有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帝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吏部言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帝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曰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帝然之 戊午趙雄言蜀中五月得雨帝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爲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真瑞也 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益敵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祖宗時一駄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

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絀及紙幣附益之茶既多則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絀而茶司之權遂行於它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駒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駒則非銀絹不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蕃盡食永康之茶而宕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而并令洮岷疊宕之土蕃逐利深入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蕃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漸安

英詔令朱佺巖行禁止 金赫舍哩良弼以疾辭相位
不許告滿百日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
事金主以問宰相參知政事張汝弼對曰無之金主曰
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奏以聞 是月金
大雨河決 八月辛未詔今後職事釐務官竝見闕方
許差除 壬申樞密院言前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
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
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
州教閱或恐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委兵官將見管禁
軍精加教閱倘差官前試如有武藝退情具當職官姓

名拔劾 金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
爲不稱職笞之五十金主旋謂御史中丞赫舍哩邈曰
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實也今
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爲政者如何則可也 庚
辰金主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
以爲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朕甚惡
之今觀大理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
朕惟取其所長夫人能取它人之善者而從之斯可謂
善矣又曰今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爲汲引惡其
材勝已故耳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亥命修海

堦 辛丑金封皇子永德爲薛王 戊申金主秋獵

己酉御經筵侍讀史浩讀三朝寶訓進曰聖人之言遠
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真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
賢之遠近也王旦爲相欲坐繆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
也真宗以爲拔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
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
耶帝曰孟子之言最切近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尤大
不相侔此賢聖之分也 戊午閱毬於選德殿 甲子
金主還都改東京畱守圖克坦克寧爲南京畱守兼河
南統軍使遣使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畱守兼之此朕

意也可過京師入見金主將復相之故有此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